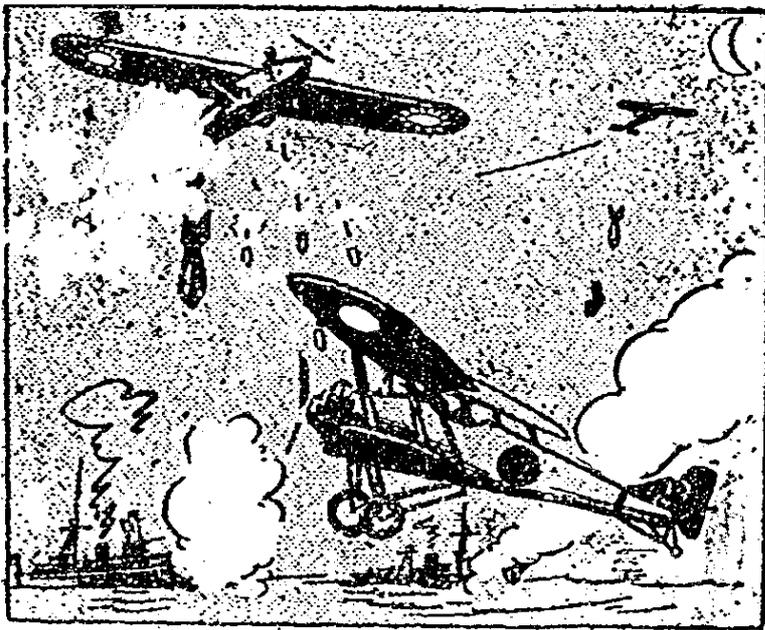


戰時小叢刊之一

飛將軍抗戰誌

鄭振鐸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飛將軍抗戰記

抗戰小叢刊之一

RM
私閱

抗戰出版社出版

葉添榮藏

27.3.2
RM
抗戰出版社

目次

我怎樣轟炸出雲艦.....	次霄	一
奇偉的夜襲.....	景江	一二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鄭振鐸	一四
空軍的處女戰.....	黃源	一七
重陽空戰記.....	慶安	一九
★	★	★
★	★	★
★	★	★
★	★	★
十三架飛機加一條潛水艇.....	徐遲	二二
大鵬.....	柯靈	二八
★	★	★
★	★	★
★	★	★
★	★	★
悼同學閻海文.....	趙銘綱	三七
梁鴻雲殉難經過.....	佚名	三九
空軍烈士高謨的一生.....	吳運開	四〇
一死一生的兩個航空英雄.....	徐志麟	四三
飛將軍孫桐崗脫險記.....	佚名	四五

空軍英雄陳盛馨血戰記.....	士毅	四八
記空軍戰士黃光漢.....	吳運開	五一
記飛將軍高志航.....	東海	五一
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	希君	五三
女飛行家楊瑾珣.....	映雪	五七
★	★	★
★	★	★
★	★	★
★	★	★
戰士.....	馮玉祥	五八
我翱翔在天空.....	鄭振鐸	五九
空軍歌.....	何家槐	六一
祝空軍.....	艾蕪	六二
閻海文.....	趙景深	六三
(附錄)千機毀滅日本論.....	李浴日	六四
空軍佔絕對優勢.....	金則人	六九
中國空軍之勝利.....	佚名	七二
中日空軍之異點.....	落霞	七三
空軍戰績.....	佚名	七四

我怎樣轟炸出雲艦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迎我的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眼上來。我也暫時感到疲乏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了一個甜蜜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的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是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祕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



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 tail Spin, Zoom, Side, 以及 Nose dive 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為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為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寒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為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竟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傳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

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的伙伴都有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為歷史的關係，所以被伙伴們稱為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至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使定出誰強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忍的表示當「以老為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到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升騰了，不覺起了競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佈的地位。平時，聞說日

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卽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蔽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強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之際遇，但我心裏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只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清敵人鼻目的巡開艦，然後我才高速的攢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輕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已經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只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嬉戲，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动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點的雨雲來，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真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卽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熱絡得多，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是高速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SINK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則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隊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發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真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這對突然來的襲擊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是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的踏板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柱翼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射擊交錯的猛鬥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泊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強頑的鬥力解決了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則用機關鎗掃射。可是結果，我們之機關負了傷，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了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呻吟；當下，我還以為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強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他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溼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了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鎮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

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祇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人着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他。

於是我的眼邊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民族戰展開的時候，如果半途失去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鬥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響，祇見黑煙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強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爍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邊緣散步，足踏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綑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

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綑布外間，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米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公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去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實際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層，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鬥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高的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着目的地插落，一剎眼，這幅強頑的鬥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只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意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插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抖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意料的，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即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描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廁身於戰圍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已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不料遇到一架自己的機，默測它似很愴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機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變，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測衝，同時扳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伴逃，或對我什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我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邊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

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了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壓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為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強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決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什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鬥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忙它的鬥力不強，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夾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鬥，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強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己的堅定的意志，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 *Board sight* 上

我忍着一身重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 *Boar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楚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以自衛起見，用盡我行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擊襲。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沖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伴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八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模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

完了！我忽發生這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鬥，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己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還以為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戰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裏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為我記錄這段回憶，使留下我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是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滅除我病境中無限的寂寥。

奇偉的夜襲

景江

我永不能忘掉，這壯美的偉觀：在一個月白風清之夜，我空軍作了一次英勇的夜襲。

秋天空氣是那麼高爽，傍晚在少女的眼睛似的清遠的青天上，一輪淡白的月輪佔着，人們都知道，今宵將是一個皎潔的月夜，天還未黑，星就閃動他金色的眼睛，接着這輪明月也舒出了他的光波。在中國對於顏色的分別中本自有「月白」的一種，月的顏色實在應該獨闢一種的，因為牠不是白，——比白多些微青和嫩黃，但也不能就說微青或嫩黃，因為他還有光亮的銀色。

本來，無論秋月何等明淨，大上海的中心地的人，是不會感到的。因為數不清的電燈，拼成了一道光，使明月完全失色。就是月光不為所奪，人們也完全給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引去了。

滬戰開始，霓虹燈光一掃而空，就是電燈也只在幾個最高樓閣的小窗中亮着。我真懷疑這明月是來報復幾十年來的仇恨哩！他似乎把所有的光波儘量的舒出，把世界完全浸在水晶瓶裏，忽然我的不可改的劣根性，又發了，「趁此砲火暫息的時候，且到屋頂看一回月再說。」於是跋着鞋，走上了屋頂。

全上海都像蒙上了一層玻璃紙，而在燈光下照着，光明瑩徹。黃浦江像一甌牛奶，凝重而光潔。月很圓，星稀得很，除了很遠的天末，更沒有一絲雲彩。

忽然，黃浦江的日本軍艦，發出一種奇怪的呼聲。幾天的經驗，使我知道這是我軍空襲時日方的警號。警號還沒有斷絕，空中就起了一陣宏大的機聲，我便抬頭看去。起初，是什麼也看不到，後來，窮盡了我目力，才看見先後五六架飛機，很快的從西南飛來。他們飛得很高，使人想起春天，專愛在白雲上釘着了字玩的燕子。但到租界的上空，最先一隻，忽然流星一樣的斜下；這完全像失去了駕駛人一樣的斜墜，但是，我們立刻就知道這是擲彈的準備，因為當日本軍的高射砲發出了一團團濃烟時，牠又很快的飛了上去。高射砲又多了幾個，圍着牠打去。他就一直向南飛。

就在這高射砲開得最激烈時，上下盤旋的幾隻，忽然用了最高的速度，從高射砲的濃烟裏掠過去。接連的向虹口日軍陣地投下好幾枚炸彈，立刻，濃烟就像夏天雷雨時黑雲似的翻了上來。

日軍的高射砲，爲這出奇的襲擊所震懾，他一時似乎很不方便對正方向；直到第一個砲彈開出後，濃烟已經成爲天然的烟幕；而我們的飛機，却再就原來地位，投擲了幾個炸彈。

黑烟迷漫了半天，最上最濃，中間稍淡，最下簡直是通紅的火燄了。東虹口是日軍的陣地，他們據險而守，取攻勢的我軍在前進上比較費力；現在這樣的轟燬，是非常有利於我們的進攻的。

烟越來越多，我們的飛機已經安全的飛回了。而日軍的高射砲，也靜止下來。

夜氣還是那麼清，月還是那麼明，這壯烈的一幕，已經在這秋夜中表現過了，英勇的空軍啊！青天是更好也沒有的大紙，你們用你們的武器與熱血，在這偉大的紙張上寫作絕世的偉作罷！這偉作，將

永不會泯滅，將永遠的光輝。

我們的空軍，是向東北方面去的。吳淞口外敵人的兵艦和援兵，是很多很多的停留在那裏；我想你們趁此明朗的秋之夜，是會去從事更偉大的著作罷！那末，上是青天，下是碧海，你們將更大的揮酒熱血！「蒼鷹劈大海，」我心醉着牠的雄姿，何況是你們呢，何況你們！

真是大時代啊，你使我看到這壯美的偉觀！

（辛報）

我空軍炸敵目擊記

鄭振鐸

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區辦公，聽見陸陸續續的砲彈的炸聲。

「這是高射砲！」一位同事說。

另一位同事剛從外面走進，歡容滿面的說：

「我空軍出動了！」

立刻，全辦公室裏的人都交流着喜意。

砲聲炸聲不斷的響着，如夏雷似的殷殷隆隆。

天色陰灰，浮雲一塊塊的在天空疾馳而過，風力至勁。

午飯時，流傳着種種的使我們興奮的話。

「敵人已退到蘇洲河南面來了。」

「敵人的軍艦已被我空軍炸沉一艘了！」

但後來知道，敵人的出雲艦，那旗艦，被我空軍投彈，彈所及處，與那艦身相差不及百餘碼。高射砲聲迫切地響着。

我空軍正在發揮他們的威力！

下午，三時三十分左右，我在靜安寺上了公共汽車，預備由南京路外灘轉到大陸商場。

車過成都路，便已看見東邊的天空，迫切的響着高射砲的炸聲。砲烟一團團地在空卷滾着。我空軍有三架在砲烟的上面飛過。

空中有機關槍的聲音。

一架敵人的水上轟炸機，明顯地可見到牠的兩翼滿掛着轟炸彈，在空中孤另另地飛着。牠總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中區盤旋着，飛得很低。

車到了愛多亞路外灘，不能再前去了。

我沿着外灘，向東走去。

滿路的人頭，都仰向天空。

高射砲聲迫切地彼此呼應着。

黃浦江面的天空，砲烟一團團地滾卷，看牠們一團團地從江面敵艦上及領事館的屋頂上升起。「我空軍來了！」

眼見着我空軍四架在砲烟上面飛了過去，向東而去，向敵人的根據地而去，羣衆在拍掌。

浮橋上，江邊，高廈的簷下，都站滿了人，頭都仰向天空。

說時遲，那時快。掌聲未絕，我空軍已同時投下了四顆轟炸彈，直向江面上的敵艦投下。

像是小兒玩的紙箭似的，由空中投下，看牠們很小很小的幾個黑點，立刻便大了，立頃便落在江面上。整個地面都被震動。

高射砲迫切地在響着。

我空軍已向東去。

但再一看，江邊的浮橋已折斷，站在上面的人都已不知那裏去了。

羣衆潮湧似地由江邊向西，進福州路、漢口路、九江路而逃。

空的腳踏車棄了一地，——還有縛了箱子在車後的

我緩緩地也向西走，還想向西北轉入南京路，但已走不過去，北面的人也潮湧似地向南逃。

回望着黃浦灘邊，已寂寂的沒有什麼人。

高射砲還在不斷地迫切的響着。

天空上，敵人的水上轟炸機還在低空盤旋着。

黃包車上，已有血淋淋的人躺着向西拖去，——經過的不止一輛。

從福州路向南向西，沿公館馬路走着，一部紅色的救火車飛馳而過。

但是我相信，無辜者的血，必不白流的！

「我空軍出動了！」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夜（早報）

空軍的處女戰

黃源

八月十四日，中國空軍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第一次顯示了英勇的姿態，上海三百萬民衆懷着同樣的又驚又喜的心情，仰着頭，親眼看見了她的英勇的戰鬥的姿態，這驚喜將立即隨着捷報擴大到全中國，慰撫着四萬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那天一早，我從砲聲中驚醒過來，聽着轟然的大砲聲，同時看着手表，差不多是每隔一二分鐘一砲，這使我興奮起來，外面下着狂風大雨。我起身後再也躺不住。披上雨衣上街去。這砲聲早已驚醒了上海每一個民衆，但我好像要把這消息特別帶去通知朋友似的。我在雨中跑，街上的人，東一堆西一

堆在店門口看報。人們都露着興奮的臉，前幾天的疑慮的神色，早給砲聲轟走了。

人們都順着他的手指，仰着頭凝視着東方一大塊一大塊的沉重的雲。突然在灰白色的雲塊的間隙中發現了一架飛機在向南飛，接着是一大隊分散的向各處飛去，軋軋的聲音也聽見了。

跑了幾個地方，見了熟人，彼此都慰問似的說着：「打了啊！」

九點多鐘到四馬路，看到報上說「今日日本將出動飛機助戰。我方已有準備。」人們都憂慮着。因為憑着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日本飛機飛來，我們只能聽其轟炸屠殺。

這時砲聲仍然連續不斷的響着。雨却停點了，風也小了，但天空中停滯着沉重的雲塊，我和幾個朋友登上了一座四層樓的屋頂。遙望響着砲聲的東北方，突然東邊起了一聲巨響，隨着騰起一陣黑烟，接着是連發的尖銳的砲聲。

「飛機！飛機！」前面屋頂上有人喊起來，手指着東方。

「這是中國飛機，那邊是黃浦江，炸東洋兵艦！」一個人喊着，他的喊聲中含着笑聲。

四周屋頂上的人都隨着笑起來，喊着，拍着手。這喜悅是異常的。

「中國飛機第一次出動打東洋兵！」

「中國空軍萬歲！」馬路上的羣衆都狂呼起來。

每一個人都好像要飛躍起似來的高興着。

「中國飛機轟炸東洋兵艦啊！」又有人在馬路上喊起來。

於是我們從屋頂上下來趕到外灘去。外灘擠滿了人，大部分是從蘇州河北而在日本鎗尖下逃過來的貧苦的民衆，他們背着包袱，肩着箱子，有的已坐在馬路邊或草地上，有的仍然在朝東跑。我們一路走，一路看見人們在敘述着他們從各處逃出來的情形。一個巡捕的周圍圍着許多人，他指手劃腳的說：

「先看見一只飛機，後來又看見幾只，飛得不高，繞着外白渡橋的那旁飛，我當是日本飛機，想不到啦，一二八的時候，日本飛機不是時常飛來示威，突然日本兵艦上開砲了，一只飛機斜飛到浦東那面，一下由東邊朝日本兵艦劈下來，擲了二顆炸彈，震天的響，日本兵艦拚命放砲，但已飛去了，可惜，差一點，不然那兵艦早就完了。」他說着又指指那停在日本領事館旁邊的出雲艦。

「你看了快樂麼。這兵艦是指揮日本兵艦打仗的，裏面坐着他們的司令官。」
「當然快樂啦！我也是中國人啊！」他裂開了嘴笑起來。

中國空軍的第一次出動，驚震了敵人的胆，慰撫了我們四萬五千萬顆跳躍不已的心。

（吶喊）

重陽空戰記

慶安

竟夜的怒風把黝黑的陰霾掃個淨盡，顯現出明鏡樣的蔚藍色的天空。這是重陽佳節，在久雨初晴後，天高氣爽，萬里無雲。這實在滿足了他們——空軍戰士——的渴望。每個歡快而高興的面容立刻呈現出來，牠們在黎明時以極迅速時間就完畢了早餐，穿上飛行衣，趕往飛行場。他們雖在休息，但他們的堅決的意志，活躍的態度，毅勇的精神却都充分表現着，有的笑着說：「今天舊歷重陽節，敵人會送禮來的。」話猶未了，敵機空襲警報果然便嗚嗚地拉起來，於是我們機場上螺旋槳的聲音響了。霎時間，機聲透入雲霄，我們空軍陣容，在天空的朝陽中擺布出來，像飛雁一行那麼馳往天邊，眼睛一轉便看不見了。

果然，他們遊獵到了蘇州至江陰一帶空際，發現敵機了。他們開足馬力追上去。敵機是雙座的水上偵察機，到了江陰上空，已是無法逃脫。我們空軍英雄，個個都似幾月未吃生肉的餓老虎一般，見了這樣兩只肥牛，那肯輕易放過，便分左右翼兩面前進，把敵機夾在中間下空，飛到適當距離，便爭先向他左右衝殺。英雄們的機關鎗陸續掃射，敵機匆忙地接受不了，一架下趨向江面；我空軍英雄中的一位，便追了下去，把牠打下倒插入水中；另一架也受了傷着火燃燒了，帶着一縷黑烟下墜大江。當我們的空軍英雄歡快地回來時，在他們起飛前桌上倒的開水還是溫的。因為由警報開始到警報解除，只有半句鐘呢！

下午一時半，敵人大隊的飛機確來送禮了。警報傳出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空軍英雄的一部，在雲

霄上離地一萬公尺以上，迎上敵人的飛機。這次，敵人有九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敵轟炸機在驅逐機保護之下，向京中前進。我們幾位耐不住殺氣的空中英雄，迎至較近的當兒，便俯衝向敵人的轟炸機那邊殺去。敵驅逐機接了上來，雙方空中戰鬥由此展開，一會兒都衝散了。我們幾位戰士，便相互的追逐獵擊物。不幸得很，我將士曹芳鎮君處劣勢之下，受傷降落燕子磯江中，他光榮的戰死了，他的精神將與江水長流。高志航戰士把距離最近的敵機追擊至兩三百米突的距離，他才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大概子彈擊中敵人腹部，這時敵人還很快的拉機上升翻圈，也許敵人就在上升的時候死了，因為這架死人的機器，老是上下不斷地旋轉。這時高志航倒弄得對敵機無法描準開槍，只好在上空盤旋對敵監視，忽然他得了一個射擊機會，湊上幾鎗，敵機便向龍潭方面墮下去了。但當他急遽地回頭的時候，他又尋到他的獵物，追擊的結果，又是結果了一架敵機。而他又轉回來幫助陳有為君擊走了另一架的敵機。正當他抽身追敵連續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候，敵驅逐機兩架抄在他的後面，由他回顧發現敵機的時候，他趕快掉頭上升，飛機一個翻身，便又追在敵機兩架的後面了，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雙方正在衝殺，他忽發現敵機增至三架，他受包圍了，於是他施展其上拉斜面倒飛神技，敵機竟無法對其攻擊，他上升到一塊雲裏去。這時，劉粹剛戰士也已在擊衝敵機了，黃泮揚戰士則十分勇敢地與敵機盤旋在另一角，很輕鬆的將敵機擊落。於是，他們遊弋天空，繼續搜索他們的獵擊物。劉粹剛戰士經久戰之後，他覺得機上某一部鋼絲好像被擊斷，當他降向機場時，忽然發現敵機一架正

緊追在後面，跟着他往下衝來，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自己的機器雖已減低航力了，但他覺得機器尚
可操縱，便將油門關小，待敵機來至距離較短時，便以九十度直角小轉灣，突轉迎向敵機，敵機頗靈敏，
亦急遽拉向上升，復欲控制劉戰士敵機之後，而劉則隨之上升相互追逐，忽得在其後側一優越地位，
卽疾按其準確發射之機關鎗，砰然一聲，敵機汽缸被擊中爆炸，便以一條大龍直拖向地面下墮。劉戰
士在空中迴旋數匝，好像笑視他手下的犧牲者，一場空前的惡鬥也便結束了。

這一天戰鬥的結果，敵水上偵察機被我擊落兩架，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逃回的敵機，
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沒了一位好漢曹芳鎮烈士，壞了兩架飛機。

晚上，參戰的英雄們和其他一部接班的好漢，把着酒盞說：「今日舊歷重陽佳節，敵人送六架禮
物來，我們痛飲一杯！」答覆的說：「好！再來一杯！」

（辛報）

十二架飛機加一條潛水艇

徐遲

初秋的黄昏裏，美麗的雲停腳在高高的摩天樓樹上。這個高大，闊肩膀，漂亮而愉快的青年，就把
這貝壳似的紫色的雲指給他旁邊站着的修長，瘦小，美麗，打着兩條小辮子的表妹看，這個十八九歲
的表妹茫茫然望了望雲，一定的，她沒有看見雲，一定的，貝壳似的，紫色的雲倒看見這美麗的少女含
了淚。他們緩緩的走動。風吹着，幾張黃的樹葉子落下來。五分鐘後，把他們包圍在裏面的一條條街衢

都是燦爛的燈光了。

——哥這一走自然是爲國家……

說這傻話的時候，她聲音裏就含了眼淚。走在她旁邊的高大，闊肩膀的青年，他努力要愉快，可是他愉快不起來。自從那一天，他在清早讀晨報，發現了報紙的第一條廣告，乃是一航校各期停飛學員生注意，「他的心怦然動了。他非常興沖沖的拿了報紙，到他親戚家裏去，說他決心回母校的轟炸訓練班去。他說，他是用不着再受什麼特殊訓練的，五年之前，在學校裏，誰不拍拍他的肩膀誇他飛行技術高。好幾回在錢塘江實習飛行打靶，就是他一個人成績最好。可是那回因爲太胆子大，闖了禍把一架重轟炸機跌壞了，給學校裏刷了出來。」

——自從給學校裏刷了出來，這幾年過得我多末膩，不過我早知道到國家用人的時候，我還是有機會到空中去殺敵的。

他常常到他親戚家裏去，現在他在那間客堂裏哇哇啦啦的笑，因爲他知道他又可以駕駛飛機，而且，何等的緊張啊，他還要和敵國的飛機肉搏。他哇哇啦啦的笑了，可是後來，他那表妹哭了。

本來是早三天就要走的，爲了表妹的緣故，他遲延了三天，事實上，他也許會遲延更多時日，可是在戰爭，日本飛機不停飛到南京和各地轟炸，這真是太不像話了。於是這天傍晚，我們發現他和他的表妹在街上走。這是他們在一起的最後的一個黃昏，而他們的散步的目的地是火車站。

——這是爲國家，可是我不願意把話這樣說得廣大，正像外國中世紀的騎士一樣，我出去征戰，爲的是你。

他努力要愉快，到空中的戰綫上去，這自然是愉快的，可是在得到這個愉快之前，他不能不先感到一點悲哀，心底的悲哀。可是他又不能發洩出這個心底的悲哀，他反而要努力裝出愉快來安慰他的表妹。

——哥這一走，我應該覺得非常的光榮……

她這樣說了一半就立刻又嗚咽了。他們已走到了鐵軌旁邊，拐一個灣，便望見了火車站。

一星期後，他表妹接到他的信，這樣寫着愉快的文句：

「我已經昇到上空七次，每一次都帶一些成績回來。我是在創我個人的紀錄，截至今日止，我的紀錄是擊落敵機十一架，內輕轟炸機七架，重轟炸一架，驅逐機三架。現在我的紀錄已追上了同隊的幾個人，我命運好，到這裏剛趕上他們的大隊轟炸……對了，不能不告訴你，我敢說日本飛行戰士的技術，實在太不行，再不遇到幾次不相上下的敵手，我又要膩了。決不要担心我生命的安危，空中戰鬥跟地上打架一樣，全看實力，並不靠機會。」

表妹讀信，讀信讀信，含着眼淚笑起來，在笑的劇動中，她的眼淚震落了下來。於是她把信緊按在胸口。這時，他正在飛行場上和同隊的人說笑。片刻，從對面的房子裏奔出一個軍官來，舉起了握緊了

哥哥
慰
慰

慰
慰

24
悔

拳的右手叫：

「集合。」

他們都迅疾跑到軍官面前，作一個半圓形的弧綫立好。命令傳下來。命令一字一字的鑽進他們的耳朵。立正！敬禮！命令已完全聽懂。他們四面散開，飛機的螺旋槳已經在旋動了。

這是他第八次昇到上空，他已休息過兩天，正覺得精神太飽滿。

在天空中看大地，大地實在藐小，可是大地却因之愈加可愛。飛！飛！

飛在底下，是長長的河，河上大約繁生着小小的紅色的秋天的花。遠遠的那邊，是山，是山裏的村子，再遠再遠，逃不過他的眼睛。「哼，」他哼一聲。他立刻把飛機昇上，昇上，六千呎，八千呎，一萬呎，他隱在雲裏了。現在，在他的底下，長長的河岸，河岸上的繁生的花已消失掉，底下是白茫茫的一片，一隻黑色的蜻蜓那樣的東西，在底下這白茫茫的一片中輕率地掠過。「這傻瓜，」他輕輕的罵了一聲，翅膀一斜，立刻他把馬達關起，飛機從空中一直跌下去。

經過了雲，經過了雲，暗色的蜻蜓顯得大起來，八千呎，六千呎，他再把馬達一開，嗡嗡的聲音喚醒了前面的飛機的注意。

「剛正好！」他驚喜地叫，機關鎗掃射起來了，一長串子彈飛過去，前面的飛機燒起來。他擊中了油箱，正在這時候，他感到自己後面正有着敵人。他立刻把飛機向上翻，一個曲綫形的上昇，自己彷彿

是背朝下。臉正對了天空中的，便整個的把機身——這時候機身正背着大地，顛倒了飛的——翻了過來。那時，雲裏面：

「卜卜卜卜」機關鎗正向了他不停的射擊。可是他一翻過機身，那邊的機關鎗聲停了，他等候着，等候着，千分之一秒的時候，正是生死的關頭，勝敗的決取。「卜卜卜卜」他射擊了。

「第十三！」他默記數字。

可是，在他射落兩架敵機的時候，他的同隊的飛機已飛在視線之外，他沒有注視他飛行的路程，只注意了戰鬥，因此現在他向下望，他看見了海。

他決定了方向，便預備回到飛行揚去，這裏他已沒有什麼工作做了。他一顆安閒的心回來了，雲從他兩旁退走，有的雲，像貝殼，有的雲，像獅子，底下是黃海然而從高下望，海水一些也不黃，是藍的，不過看不見波浪。他知道他已到江陰上空了。

這裏沒有什麼工作做了嗎？到了江陰海口的上空，他飛得低下些，盤旋了一匝。單槍匹馬——不是，不是馬，是飛機——單槍匹機，他已殺了一個頭陣了。

「哼，」逃不過他的眼睛，他又哼了一聲。「底下是什麼？」

幸運來的時候，你沒有法子去阻止他。底下，一片平靜的藍色的海波中，一條雪白的浪練在移動。不過看不到軍艦出入！什麼 D-Dog ！「哼，」潛水艇——這些找不到目的物便以漁船民船做目的

物的日本潛水艇！

他把飛機低下來飛，端詳了一下，正是這種東西。

潛水艇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運命，以為牠在海裏躲藏得好好的，只要尋找牠的獵取的目的物的中國漁船，別的可以不必顧忌，他把飛機跟定了牠，估量他所帶的炸彈，他帶的很少，只幾個五十磅的，不過這是夠用了，現在他把一切歸功了命運，把飛機掠過水面，投下一個炸彈。這個銀白色的炸彈加速度地落下去。水裏飛起了幾十丈高的水花。第二個炸彈又投下，又一個雪白的水柱在海上豎起。

潛水艇在水裏旋轉了。他記得讀過一本記載歐戰的書，裏面說潛水艇中了飛機上擲下來的炸彈，即使沒有炸開，因為逃避是很難的，所以居多旋轉不已，表示她已中彈，行將沉入海底。這種作爲的行爲常常瞞過飛行戰士的眼。他決定看清楚潛水艇沉落了回去。

他在空中盤旋，潛水艇在水中旋轉，倒並不是作爲，這潛水艇旋轉了幾次就下沉了，破碎的木片都浮起來。於是他滿意地昇到三千呎，準備回去了。

不過他沒有回到機場，遂被迫降落了。他是汽油已告罄，他落在一個小村外。

他寫信了，「表妹，人家以為我戰死了，不料我是汽油不夠，降落在一個安全的小村外。我的個人紀錄已十三架；又加上一條潛水艇。」

他表妹歡喜得哭了。

（辛報）

大鵬

柯靈

嗚嗚的歌聲劃過晴空。它們三架，一列前後兩排的陣容，儼然是天上堅固的堡壘。

航空員閻海文，爽颯的青年軍人，坐在那以海鷹般的雄姿展翅疾行的戰鬥器上，聽着莽蕩的風聲，忽忽的從耳邊過去，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激動。

天幕是一片澄碧的海，太陽雖然將落，還在空間遍佈着莊嚴的金光，遠處有幾堆白雲，島嶼般幽閑自在地浮着，一瞬間，却已經來到眼前，接着從腳下倏然流逝，遺落在後面了。

閻海文在機前端坐着，有如威嚴肅穆的天神，在嗚嗚的機聲中，他的靈魂也在不住的飛騰迴旋，跟着浩蕩的天野，拓展得無限壯大。他的心裏鼓盪着一股猛烈的熱情，興奮而緊張，像期待着雷霆般的壯劇的啓幕。

他不自禁地低頭向大地鳥瞰一下：後面是如繡的田疇，帶子似的晶瑩的河流；腳下却是緊擠着的屋宇，瑣屑和堂皇的建築物，街道替它們劃出許多方格，像一張棋盤。人們稠密地在路上跑，望下去，成了蠕動的奇小的生物。南邊遠處的市塵，因被敵機所襲擊，有幾處斷壁頽垣，吐出殘燄，升起黑烟；市內高建築上直立的烟突，却幾乎全停止了呼吸。這被威脅的都市，受創的祖國河山，似乎正在對他作着鄭重的囑咐；而地上的人衆，徬徨在砲火中的同胞。他知道無不昂首向天，在對他們投着熱切的期

望。

他輕輕舒一口氣。

這老大的民族，苟活在地球上，含羞忍辱的歲月，也應該捱得夠了。說是因為酷愛和平，年年受着鄰國的宰割；但誰說真正的和平，不該向戰神尋求呢！四十年的深仇和血債，現在是到了清算的日子了。當第一響抗戰的砲聲，震碎上海的和平時，這青年軍人過身的血流，就開始鼎沸起來。

他想起幾年來在國人臉上所看到的輕蟻。因為不抵抗的屈辱的歷史，提到軍人熱心人的眼睛裏，往往立刻射出鄙夷的顏色。在某一次的宴會裏，一個魯莽的生客，談起時局，並且當衆調侃似的問他說：「怎麼中國飛機不打日本的？」他氣得臉色發青，當時真想跳起來給客人一點教訓，結果却祇好以苦笑回答了侮辱。

現在可終於到了洗雪一切恥辱的時候。

他又想起這次出發時，親友們對他的餞別，琥珀色的酒，晶亮的杯，熱情的鼓勵，却沒有一點離別的惆悵。但是最忘不了的是他的月蘭給他的溫慰，臨別時擁抱着他，眼睛裏激動得流了淚。「我每天望着上空，望着你，望着我們勝利的消息！」她顫聲說。最近寄來的信裏，還重覆着這幾句話——這信現在他還珍藏在飛行帽裏面，他禁不住激情地在頭上撫摩了一手。

每一次出征的時候，想起這些，他就增加了更多的勇氣。

「不會辜負你們的，爲了民族的生存，我決計獻出自己的生命。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他在心裏唸着堅決的誓言。一推機頭，路路加快了速度。迎面的風聲，立刻顯得更加猛勁。恍惚間，

他覺得自己已經化身爲一隻翱翔霄漢的大鵬，他決定要在歷史的大軸上，寫下酣暢淋漓的一筆。

鐵鷹的陣列，漸漸飛近上海的核心了。

砰！砰！

一種連續的爆炸聲，忽然在前面發出，跟着這聲音，很快的，青空間開出木棉般朵朵白花，接着又

慢慢的融化爲淡淡的烟縷。

對着它們，閻海文祇投了輕蔑的一瞥。三架一列的飛機，依然向高空從容前進。

黃浦江，帶着沉鬱的面貌，已經在眼角下閃了出來，褐色的濁流反映出白光，水面氤氳着一些蒼茫的薄藹。沿江相接的桅檣，就像浮在水面的鷺鷥。其中的許多兵艦，頂上各飄着一面小旗，小到幾乎看不清楚；插着太陽旗的幾艘，像受了什麼震懾，砲口向天，慌亂地搖幌着。「砰砰」的聲音就斷續地從那裏發出來。

「算了吧，你們帝國的武士道精神！」閻海文想着兩天來作戰的經驗，沒有遇到過一個較強的對手，禁不住有些好笑。他想：「我們還沒有飛到你們身邊，就這麼張惶的胡亂發砲！」

兵艦上的高射砲聲，更顯得連珠般的緊密。同時鐵鷹的陣列，一下子四面分開，最後的三架，祇在

雲中盤旋了一個大圓圈，就直撲着黃浦的上空。

海文回頭一望：他的三個戰友，已經在密集的砲聲中，襲擊敵兵的軍艦去了。他暫且不管這些，挺一挺胸脯，把機頭正對着北面。

天幕的澄碧的顏色，變得重濁了一些。夕陽由左邊通過雲層，從下向上，射出一排金箭。等到背後迫切的高射砲聲逐漸遠去，耳畔祇剩着機聲與風聲的交響時，就看見前面市塵間的烟霧迷漫的光景。

那正是被稱爲「神祕之街」，而現在已經變成了戰區的兩軍對峙的所在。

街道像是死去了，不見一個人影。許多建築物早成了廢墟。萬靜中，偶然有幾下槍聲，在低空流過。這情景使海文有些緊張，而且憤怒。一股復仇的火從心裏燃起，使他牙癢癢的，要破壞什麼。今天他的轟炸的目標，被隊長指定是那兀立在虹口公園旁邊的日本陸軍司令部，他對自己下一個命令：今天一定要使那固執的強盜的巢穴，在他手下毀滅。至少是受傷。

他坐下的鐵鷹，便更快的向前猛進。

但正當這時候，他發見右邊的天際，有三隻蜻蜓似的黑影，正向着這邊飛來。

不到兩分鐘，黑影很快的放大，移近，銀灰色的身體，兩翼漆着的紅點，也可以看得分明了；最後，它們終於逼近到幾丈以外的空間，橫刺裏衝了過來。

北飛的三隻鐵鷹也條的飛散了。

「來得好！」

閻海文暗叫一聲，祇一剎那間。他所駕着的飛機，就流星似的向下直落，一個鶴子翻身，又筆直的反射回來，撲向敵機的當頭一架。

格格格格……

機關槍同時發出了無情的擊射。

六架飛機的劇烈的戰鬥，就在平靜的晚空開始。

被海文所襲擊的一架，因為迅雷樣的進攻，像驚弓的鳥，慌急的掉過了頭。一陣爆碎的火星，跟着栗亂的槍聲，接着也就掃射過來。可是還沒等它掉過身，海文已經翻到它的上；機關槍又給了一次措手不及的射擊。

火星撩亂的迸舞，密得沒有間隙的機關槍聲，下面敵兵陣地中發出的助戰的高射砲聲，六架飛機上下盤旋，翻騰，金屬振動空氣的嗚嗚的巨聲，交織成一種瑰奇的音樂。

海文感到痛快，這痛快是他從來所未曾經歷的，因為他現在正用着自己的雙手在打擊着狂暴的民族仇人。他興奮得額上滲出珍珠似的汗滴，却從容地操縱着武器，免起鶴落地和敵機搏鬥。在每一次握住槍鈕擊發的時候，他就咬着牙關，暴怒地睜着發光的雙眼。

敵機的射擊手，被海文擊傷了。

混身銀灰的敵機，欹射地轉了個彎，血紅的太陽章在夕輝裏一閃耀，便狼狽地敗退了回去。

「祇會屠殺難民的孱頭！」他痛快地嗒了一口，緊緊迫在後面，撇下了還在和敵機劇戰的兩個同伴。

看着那受傷的敵人，曳着尾巴在前面倉皇的疾飛，漸漸遠去，遠去，終於又小得像一隻蜻蜓，海文混身通過了不可形容的快意。可是他並不窮追，「好，暫時饒了你！」他叫着，飛機昂着頭很快的向上竄，已經隱沒在一片肉紅色的雲層裏。

他的目力炯炯的直射着下面，穿着雲層，悄悄地打迴旋。

一片冒着烟燄的市房，看見了；一方綠茵似的公園的草地，看見了；敵人陸軍營壘的司令部的高建築，終於也清楚地呈現在眼底下……

海文準對着這目標猛力地一扭轉輪，

嗶……尖銳而急迫的一聲，閃電似的，一駕飛機從雲端裏欹斜着，身體餓鷹般直劈下來，以不可逼視的速度，在那兀立的建築物頂上劃過，又箭一般向高空直射。於是地下立即爆發出一個驚天動地的巨響。

飛得沒有多遠，機身劇烈的一搖擺，彷彿就要墜下；他仍然向前飛，掙扎着飛出了敵兵的陣地，背

上却已開始感到焦灼般的炎熱，迷漫的黑烟，燻得他連眼睛也睜不開。趁着風勢，熊熊的火舌在機尾上煉着，它的身體快要支持不住了。

「完了！」他帶着萬分痛惜的心情，怔了一怔，彷彿悼傷一個殉難的戰友。但終於堅決的站了起來。

雙手搭住機門，縱身一躍，海文已經飄然墜下，背上的降落傘，隨着翕然開張，他的身子便懸空搖宕着。

他仰望那受傷的鐵鷹，頭向着地，像被旋風所席捲，骨碌碌翻着筋斗，彎彎曲曲的跌落下去，像一條受傷的火龍，尾上燃燒的烟焰，在空間畫了些彎曲的黑線。

一種極其複雜的情感，忽然擒住了這年輕的軍人。

沒有恐懼，也沒有懊喪；但像失去了一位密友似的悼惜的心情，一時却再也擺佈不開。一種近乎失敗的空虛，也暗暗的爬起來，在啃噬他倔強的心了。

他一任白色的傘子掛着，在霞光璀璨的空間，慢慢向地上飄墮。

當他身體將要落地，意識突然醒覺的一霎時中，他却惶恐得幾乎要驚叫起來了。

那是一個僻靜的街口，沙袋和鐵蒺藜當路攔着。一羣武裝的動物，擎着鎗，抬起頭，用獸性的眼光，眈眈地一齊環伺着，準備擒獲一個英勇的敵將。天！這是什麼地方呢？他竟落到敵人的陣地裏來了。

但連驚叫一聲都來不及，海文的雙腳已經着了地。環伺着的幾十個敵兵已經圍了上來。

海文一手拉脫降落傘的帶鈕，一手拔出腰間的手鎗，一個箭步，跳到了沙袋旁邊，堅定地站着，就如一座壁立的危崖。一個神話中的巨人。

這時候，他的心反而平靜了，他現在祇有一個堅決的意念：因為他明白自己已經完成了一個光榮的結局。

然而敵兵祇三面包圍着，拿鎗口對住他，逐步逼近，却並沒有開鎗。

一個滿臉橫肉的敵兵的軍官，在人圍外向他做着手勢，喃喃地說着話，要他丟掉武器，把雙手舉起來。

「還想我成爲你們的俘虜嗎？」海文憤怒地想，像受了更大的侮辱。他猛然一揮手：

「滾開！」

這樣叫着，像一隻怒吼的獅子。同時舉起手鎗，祇「拍」的一響，敵兵就跌倒了一個。重重的人圍，也猛吃了一驚似的，呆住了。

拍拍！

又倒了兩個。

彷彿出了那滿臉橫肉的軍官的意外，在鎗聲裏也變了色，站到一個可以掩護襲擊的地方去了。

一面却依然高聲嚷着，指揮敵兵來擒這矗立在一邊的倔強的戰士。

敵兵繼續把人圍縮緊，逼近來了。海文又開了一槍，他們就又僵了似的呆着。

海文看看當面的卑怯的一羣，他忽然感到了無上的驕傲和得意。但他着一看威脅地向着敵兵的手鎗，心裏計算一下：這裏面祇存着最後的兩粒彈了。他想：應該好好的用掉它們，不空費一粒。

在非常短促的時間裏，他又想起許多朋友的熱情的鼓勵；還有他多情的月蘭對他的流淚的叮嚀。也許她現在正在遙遠的家鄉，向天際凝望着吧？可是……他幾乎禁不住有點酸辛，要流淚了。却終於坦然的望着垂暮的天空，祝禱似的說：「永別了，我的月蘭，我的親愛的朋友們！願你們努力！」他想，這樣的結局，大概對得起她們，也對得起自己的了。

於是他嚴霜似的臉上，通過了一個瞬息即逝的莊嚴的笑影。

四圍的敵兵，終於逼近了海文的身邊。

他照舊兀立不動，用手槍對着當頭的一個，「拍」的射擊了過去。看着那小兵應聲倒下，他這才從容地舉起一手，又獅吼般叫一聲：

「中華民國萬歲！」

然後將手槍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陽穴。
拍——

壁立的危崖般的身軀，驀然崩陷了下來。一支殷紅的血流，掛到了海文的微笑的頰上。他彷彿安靜地睡了。

爲這青年空軍的壯烈的最後，敵兵都震懾似地在暮靄中頹然低下了頭，一羣石像似的，許久沒有動靜。

(民族呼聲)

悼同學閻海文

趙銘綱

我「同學閻海文，已經在這一次全面抗戰中，爲國捐軀了！

閻君遼甯北鎮產，現年二十二歲，他個性是極剛直而少言笑的。無論應事接物，皆以坦白正直處之。

他的思想是單純的革命思想，視祖國事如己事。他完全忘却了自己個人，而去幹國家需要他幹的事——且能至死不撓的埋頭苦幹下去。

自「一九一八」敵人的鐵蹄踏破了瀋陽，漸而東四省的失陷，他這時只有拋家棄產的負笈北平市，但是他的意旨並不因此而有絲毫的消沉，他決不灰心，他決不失望，且更加強了他的殺敵救國的情緒，並努力鍛鍊他的體魄，來充實救國殺敵應具備的要件之一。

他是一個富於革命思想的健全青年，具有滿腔的熱血報國的壯志，但當他赤手空拳而無半點

革命技術之前；只有忍痛的望着祖國的沉淪！待他的熱血達到了沸點的時候，他竟拋棄一切，去投筆從戎，以遂其平生的涉雲壯志。

他目擊「一二八」之役，因之對航空救國的認識，在那時候就種下了基念，近代戰爭的方式，已自平面進展到立體之後，航空便成爲戰爭勝負的樞紐。以往的幾次中日事變，更給我們以一個明確的教訓。一個國家要存於現世紀中，倘缺少強有力的空軍，便是夢想而已！「無領空便無領土」這是世界人士所公認的立國條件。航空救國的高潮，也隨着深沉的國難而澎湃。閻君是個有志有爲的青年，對於航空的重要性當更有深刻底認識，便把昔日的「乘風破萬里浪」抱負，一改而爲「凌雲復我舊山河」的壯志了。

民國二十三年秋，航空委員會派員到各地招考飛行生，閻君逢此良機，就毅然的去應試，他經過了極嚴密而公正的體格檢驗和考試，竟於應試萬餘人中，在正取百餘名之中獲取了一席。

在他的入伍期中，就顯出他的倍加努力，對官長一切惟命是從，以待他日爲國效勞。同學及教官們都對他有無限的敬佩。入伍期很快的過去，他是被分配到××空校本部去學習飛行。

他本着胆大心細有我無敵的精神，猛烈的幹下去。記得某一天午夜，他於熟睡中還在喃喃自語的回憶日間教官所指示的飛行技術之一：「橫滾轉（Barrel Roll）……加油門……推機頭增加速度……慢慢的將方向舵拉至極左（右）因橫滾轉有左右之分……慢慢將升降舵按極下方，

做入後再用反動作回覆……狀……。」由此可以表明他飛行的努力，不但日間研究，就睡眠中尚不忘他唯一殺敵的技術，他的完成飛行期，是在去年十月十日。

八一三的滬戰爆發了，中華民族爲爭取自身生存而抵抗強暴的神聖抗戰展開了！這位空軍烈士閻君，於上月十七日奉命飛往北四川路底之敵陸戰隊司令部進行轟炸工作，不幸機身爲敵高射砲射中，閻君卽使用救命傘下落。詎意仍落於敵軍陣地之內，閻君立出自衛手槍，向包圍己身的敵人射擊，當斃敵數人，及至最後一粒，乃向自己太陽穴一槍殉國！此壯烈成仁的精神，不但使敵人胆懼，爲我空戰史上，揭開光榮的一頁，而且足爲我們未死的同學的楷模（救亡日報）

梁鴻雲殉難經過

佚名

我空軍青年戰士梁鴻雲十四日在滬市上空與敵機作英勇抗鬥，於當日下午五時在黃浦江面中敵彈受重傷，旋殞命於同德醫院，十五日入殮現暫停柩於中央殯儀館。

記者昨特至同德醫院及中央殯儀館，探得梁殉難經過及身後情形。

據同德的醫生及看護婦談：梁爲空軍中尉，山東人，年約廿二歲，當十四日夜七時許由紅十字會救護車送至該院時，面色慘白，神志不清，已不能言語。

嗣經注射鹽水及強心針，精神稍見恢復，乃詢以受傷經過。梁謂：當我機與敵機在浦面戰鬥時，敵

機關槍彈自彼背部射入，彼初猶不知，後連中數彈，時同機的任雲關亦受重傷，不得已將該機駛回，起飛處降落，當由救護車運至後方醫院施救，始知任已先彼當場殞命。

至梁之死，據稱係因子彈自背脊椎骨穿入，經肝臟，右上腹穿出，腹腔內出血過多，腿部早已麻木，而且血呈紫黃色，大概因受傷後，駕機掙扎開回，用力過度，致該院師生在診治時，未及將其肝臟縫合，梁已告氣絕。

梁家屬均遠在山東，入殮時，聞係著藍袍黑掛，弔唁者，有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文化界救亡協會、非常時期互助會及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後援會上海分會各團體代表及其他人士二十餘人。現梁靈前，僅有白燭一對、乾果三碟、花籃及花圈各一而已。至梁長眠的黑漆棺木上，覆有布製青天白日國旗一面，以示為民族抗戰之榮哀。

（辛報）

空軍烈士高謨的一生

吳運開

空軍戰士高謨英雄，已經在上月間殉國了！這種壯烈的犧牲，是永遠被國人所敬崇的。我因為和他有點同鄉的關係，所以約略能知道一些關於高烈士的一生。

高烈士的家鄉，是在武進縣的三河口的一個小鎮裏。他在學校裏求學所用的名字，並不是一「高謨」，而是一「高憲堯」。自小就很活潑壯健，等到高中畢業的時候，恰巧九一八事變發生，看到國勢衰

等處工作，到了今年五月才移駐到南京來。雖然有了這樣優良的技術，仍舊不能滿足他的欲望。閒暇的時候，便專心研究英文和意文，一心想到國外去實習和考察一次。希望能夠得到些更深的造就。終於在七月七日那天，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每個人都願意為祖國犧牲一切向敵抗戰。尤其是一般青年的戰士們大家都躍躍欲試。他當然是更希望駕着飛機向敵人痛快的轟炸一下，報復這幾十年間的血債。

八一三滬戰又爆發了！敵機也就在八一五進襲南京。這時正是英雄獻身手的機會，也是他吐出幾年來所受盡惡氣的時候。得到了守衛南京的命令之後，當天就和敵機開始劇烈的爭鬥。憑着他技術高明，身手靈活，初次出馬，就打下了敵機一架，後來被改編入第×隊，進駐××，於是每天就飛滬夜襲。不是最初十幾天時有我機來夜襲嗎？我們看到高射炮火花和探照燈照射的時候，高烈士就是其中的一員，駕着重轟炸機在火光中出沒，向敵陣準確投彈，造成他許多優美的傑作。

×月××日的早晨三時許，他又奉命駕了×××號重轟炸機到虹口楊樹浦一帶敵陣地夜襲，當時除了高射砲和高射機槍密集的射擊外，敵機出動應戰。他那時奮不顧身，很從容的迴翔騰降，投下了許多重量炸彈。雖然完成了他的工作，結果是身背上受了許多創傷，衣衫上也沾着鮮明底血跡，他仍舊竭力忍住了痛苦，還是繼續努力駕駛着向歸程上進發。

晨霧瀰漫了整個天際，駕駛是感到十分困難。又因為經過一晚長久的作戰，機油也告罄了！不得

已在××附近被降逼落。他的神志也就昏迷了！但是雙手還緊握着發動的機械。等到送進醫院裏救醒之後，還能夠報告作戰經過。可是因為出血過多而終於不救了！可憐一位年方廿五歲的青年，到臨死還顯出英雄本色，高喊着壯烈慘痛的言語：

「我要到東京去轟炸啊！」

現在，高烈士是「重於泰山」的犧牲了！他的屍體，移葬到山明水秀的杭州笕橋航空公墓裏。永遠留給後人們一個不朽的紀念。

我們哀悼他，我們一定要繼續他的步武而向敵人作殊死戰。

我們要完成他們未完的責任，這責任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要切實地負起的。

（辛報）

一死一生的兩個航空英雄

徐志麟

在這次抗戰裏，我國空軍屢建奇勳。因此，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兩個進入航校的朋友來。

先烈陳英士先生的公子駉夫，是個慷慨激昂的熱血青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肄業於滬江大學附中，即起主持該校的學生抗日救國會，並發起組織全上海各中學學生抗日救國會，主張對日宣戰，收復失地，曾到南京向政府請願多次。到放寒假時，却為「抗日救國」罪，被學校開除學籍了。

「一二八」滬戰發生，他立刻從湖州原籍趕到上海，那時他是興奮到了極點，天天領了一隊救護隊到前方去服務，晚上回到老西門陳英士紀念塔下的中學聯辦事處來睡時，總是眉飛色舞地報告着前線的戰情，不久一紙停戰協定將這班年輕人的心摧得粉碎，尤其是他，悲憤得痛不欲生，簡直如發了瘋似的，不時地喊着：「我要殺上去，我要殺上去！」那聲音是現在還親切地如在耳畔呵！

被他的母親強迫領回去了以後兩個月，他從家裏寄信來，說要進航空學校去：「要痛快的殺鬼子，只有坐到飛機上，拚命的擲大炸彈！」可是他的消瘦的體格是不適宜於做航空戰士的，我們去信勸阻，他的回覆是：「在現在這個時候，還顧得了自己的身子麼！」

終於他瞞了家庭，經過不知幾多困難，進了航校。但是在一個秋天的早晨試飛的時候，他與教練一同因機器損壞而跌死了在杭州！這個消息傳到了上海，我們是放聲痛哭了，我們哭中國少了一個英勇的戰士，我們哭駱夫滿懷的壯志未酬而死。

假使駱夫現在還在人間，我相信，這次他是會英勇地建起許多驚天動地的偉蹟來，替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留下不少頁光榮歷史的！

其次我要講的，是同鄉吳克成君。他的要進航校的動機，也是在「一二八」時產生。此役我國空軍沒有大量參戰，據說是因飛機太少及航空人才缺乏，他有鑒於此於是毅然拋棄了學業，悄悄地從無錫跑到上海來投效，但在檢查體格時，就因沙眼而被○了。

他回到了家裏，也不對任何人提起這樁事，天天到普仁醫院去括沙眼，到次年再去應試，眼睛已無問題，但身體的重量又不合標準。

從此他就專心體育，無論籃球排球以及田徑，整天地玩着，果然身體漸漸強壯，磅數也增加了，前年去應試，體格檢查已經合格，但是在初試時，又因他腿部神經不佳而不取。

去年的一年裏，就專心注力於腿部神經的鍛鍊，每個絕早的早晨，他總是在操場上做好幾個鐘頭的「金雞獨立」的姿勢，風雨無阻。今年春天，果然錄取了，「皇天不負苦心」他的快樂可知，但是困難又發生，他的才新婚的妻子，不忍與他別離，他的垂暮的父母，又不肯讓他把獨子去冒這麼的危險，所以都出全力地阻止他去入伍，他却當衆決絕地講：「什麼事我都可以絕對服從父母，但是父母要阻止我去獻身國家，那麼，我眼裏已經沒有了父母！」他的頑固的父親給氣得立即宣佈與他脫離父子關係，他的妻也憤憤地回了娘家去，終於，他是在杭州笕橋了。再一年多以後，他也能像現在的許多飛將軍一樣，爲爭民族的生存與敵人作着殊死鬥，以舒展他數年來的懷抱了。我知道克成現在是多麼欣慰啊！

（辛報）

飛將軍孫桐崗脫險記

佚名

十月十二日那天，我們英勇的飛將軍，駕着六架飛機奉命出發轟炸塘沽敵人的根據地。可是祇

有五架到達了目的地。我們的孫隊長桐崗所駕的飛機，因為中途半空中，飛機的推動器忽然脫落不能繼續飛行，所以只得對他的同伴舉手示意後，就降落了。當時一般人都以為孫隊長已作了壯烈的犧牲，不料孫隊長竟於十八日那一天安然歸來，這正是使人破涕為笑，喜出望外的一樁事。孫隊長雖然沒有駕着原機回來，却帶着一頭英勇的小犬和一段亦壯亦勇的故事歸來。

事實是這樣：當孫隊長的飛機脫落了推進器時，他和一位同機駕駛的投彈員本可以用降落傘跳下，但他想保全他的飛機，雖在最危險的關頭也不願犧牲這國家可寶貴的利器，於是向另外五架的同伴舉手表示一切無恙，囑他們繼續飛往目的地完成他們偉大的使命，不要顧慮他個人的安全，然後施展他美妙的駕駛術，用滑翔方法安全降陸，這次雖然失去了推動器，可是這回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順利的降落。

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和同伴趕忙從身邊取出三鎗，因為準備萬一降落在敵人的陣地，他們就和敵人拚個死活，直到槍中只剩最後一粒子彈，然後自殺，以作壯烈的犧牲。飛機降下了，他們看見兩個農夫和幾個漁人，農夫同漁人們看見飛將軍自天而下，用着驚奇的目光望着他們，他們不能辨別飛機上的人是他們的英勇戰士還是他們的公敵——日本人，於是雙方便開始辯論。農夫起初不信中國人會穿着這樣奇怪的服裝，後來經孫隊長再三的申辯，並且告訴了他的名字，果然這「孫桐崗」三字有了相當的效力，他們的腦海中，似乎已深印了這三個字，曉得孫桐崗就是全國聞名的飛

行家。

這時候孫隊長突然看見遠處來了穿着黃色制服的軍隊，起初感覺得很驚愕，後來才曉得他們是我們衛守海岸的將士，他們共有二百人由一隊長率領，他們因為陣地被敵人佔據，才不得已而撤退的。他們的領隊投降了敵人。但是他們不願作敵人的奴隸供敵人驅使，他們後面還跟着一頭犬，據說也不願跟着主人——他們的領隊——去投降日本，他們還都穿着夏季的制服，耐飢忍寒的等候機會，再來殺敵！

這羣忠勇將士，委實使孫隊長興奮萬分，他這次對我國將士忠勇抗戰又得到一個鐵證，這是如何值得愉快的啊！他和他們談話，知道他們沒有計劃，祇知不願投降日本。於是孫隊長慨然答應暫時統率他們，並允在回到山東後替他們找工作，和給他們衣食。

這時候村子裏的人愈聚愈多了，都歡天喜地的歡迎孫隊長和這一羣鐵血男兒。朋友們，你們好好的替我看管這一架飛機罷！孫隊長以和藹的態度叮囑着這一羣村民，「如果敵人來時，趕快燒掉牠，倘若敵人不來的話，待我有機會派人或親自來把牠拿回去。」孫隊長臨行時，這樣加上一句，他對着飛機表示戀戀不捨的樣子，因為那架飛機除了推動器外，仍是完好如初的，但他終於忍痛率領這一羣弟兄離開了那個村莊。

這時天空上已密佈了黑雲，大雨也傾盆似的倒下來，孫隊長等一行人衆在道途泥濘上行動異

常的困難。夜間敵人四十條軍艦上的探海燈，胡亂的向着岸上照射，他們連紙煙也不敢吸，日間他們又須躲避敵人的便衣隊，可是他們鼓着勇氣，冒着危險，不顧飢寒而滿懷的希望，在夜深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幸好有那頭忠勇的小犬在前面作嚮導，足足步行了二十四小時，終於安然回到山東省的邊界。

到達目的地後，孫隊長就立刻往謁當局，報告一切的經過，當局極為嘉獎，並給那羣弟兄們換上冬季的制服。羊毛襪子和棉鞋，又把他們編入前綫的隊伍裏去。他們感激萬分，他們感謝的不是得到了暖衣飽食，而是從新獲得了殺敵的機會呵！

孫隊長這才匆匆的到火車站去，但他所坐的火車又遭到四架敵機的轟炸，當時有客車兩列，被轟毀，幸機車無恙，仍向前駛行。

到達了某飛機場後，敵機又來投彈，似乎在歡迎孫隊長的樣子。「老實說，我們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了。」孫隊長興奮地回答記者的問話，「我已幾天沒有洗澡和休息了，恕我不能多談。」這樣說着他便欣然和記者握手道別，記者目送着這位英勇的飛將軍帶着那頭小犬慢慢的走了，心中對他的脫險感着無限的欣慰。

(申報)

空軍英雄陳盛馨血戰記

士 毅

陳中尉原籍是福建，現年廿五歲，是一個長身材，棕色皮膚的青年。他的兩手很大，正是一個典型的空中戰士。陳中尉在一九三五年畢業於航空學校，即加入中國空軍。他隨時都準備痛擊敵人，僅僅偵察和轟炸工作對他太沉悶乏味了。

記者是在某處訪晤到陳中尉的。他穿着皮短衣，坐在裝飾得很好的會客室一角的一只靠椅上，娓娓地談他的光榮的戰績。「那天清早××飛機場接得準備出動的緊急命令，幾隻飛機停在飛機場上，技工匆忙地整理機械，裝載炸彈及機關槍。一羣青年熱誠的空軍戰士等待着命令，砲往××或××前線去。突然，聽到飛機的馬達聲。十五隻日本重轟炸機在天空上發現。這時正是六點鐘，天空才有些魚肚白彩。我們的隊長即下令升空迎擊。命令才下，他就立即飛上去迎擊日機了。」

我是第二個人飛上去。當我升空時，我看見第三隻我國飛機也飛上來了。日本飛機已飛抵機場，開始呆木不靈地轟炸了。我立即追着一隻日機的後面，開機槍掃射敵機的油箱，目送它拖着火焰跌到一座山後去。

我飛回來再迎擊其餘敵機時，發覺自己被七隻敵機所包圍了。我狡猾地逃開他們，一個迴旋飛到一隻敵轟炸機旁邊開槍攻擊。它在餘姚的上空燒毀墮下。那兩隻敵機的機師也被擊死。

我擊落的第二隻敵機實是第三隻了。另外一隻我機已先擊落一隻敵機了。在機場不遠就墮毀的。兩個機師急跳出用飛行傘降落的。」

記者打斷他的話頭插進去說：「我們從日本人的報告上得知日本空軍從不攜帶降落傘以表示他們的作戰精神。」

陳中尉說：「真的，日本空軍都帶比我們好的降落傘。他們的海軍飛機除了降落傘還帶救命圈呢。他們已被我們俘獲了許多。你大概也看到報載英船在海上救起六個日本空軍戰士的。他們便都佩帶着救命圈。」

「而且，日本空軍正如他們的海陸軍一樣地隨身帶着千人針和護身符，他們以為可以藉此保全生命了。日本空軍在質的方面實在不好，不過在量的方面大概多些。」

他再繼續講他的空戰經過：「當我擊落第二架飛機時，我的子彈已用完。我立即飛過山去，因恐飛機場炸壞，所以不急於回去。」

「這時我看見從××方面有我機急迫敵機過來，稍一接觸，敵機即兔脫遁去。停在場上的我機稍受微傷，但十五架敵機被我們擊落十架，只有五架逃回去。」

「我很慚愧，我只擊落了二架，許多我的同伴比我好得多。一個同伴已擊落過五架，其中四架是重轟炸機。另外一個遼寧籍同伴，擊落四架。而我所擊落的一架則是輕轟炸機，我真慚愧自己的成績比他們差得太遠呢。」

記者又問：「你會到××前線去作戰過嗎？」

「是的，在八月廿五日那天，我在××前方受了傷。不過，傷得並不厲害。一顆子彈打穿我的鞋子，在脚底受些微傷。現在我已復原，熱烈希望能立刻再回××前線去。」

八月廿五日那天，我轟炸機一隊去炸××前的日軍陣地。每隻飛機裝×架機關槍及炸彈，以最高速度在日軍陣地上低飛，炸彈及機關槍彈似雨點樣的灑到日軍陣地上去。

日軍受到重大損失，即集中高射砲回擊。子彈也似雨樣的往空中飛。

完成了我們的計劃後，我機全部安然飛返。可是四個飛行員已不幸受傷了。

我的坐機受到兩次傷，我和我的機槍手都受到輕傷。一彈打穿我機的降落機關的機軸，可是這沒損壞到墮落的程度。一彈就打傷我的脚底，另一彈則打傷機槍手的膝蓋。我們的損失可以說不大，因為日軍化了太多的高射砲彈了。而當我們低飛在日軍戰壕上掃射時，他們是受到極大損失的。

回想到我初次迎擊日機時，那時我是毫不思索的。一看見日機飛來，就立刻躍進飛機升空去迎擊。我可斷定我一些也不怕。我不覺到我的心是跳得很厲害。

我們平時受到蔣委員長及蔣夫人的訓練，當然明瞭我們的職責，永不會臨陣退縮。雖剩一兵一卒，亦當力戰至死。我們為正義而戰，而日本是為侵略而戰。勝利當然是我們的。」（辛報）

記空軍戰士黃光漢

吳璣開

前天在—本刊有許多空軍戰士照片的畫報上，被我發現了一位英俊的少年戰士。面貌異常熟悉，一時竟想不起姓名來，再三思索之下，原來就是在滬江裏曾經同學過一年的黃光漢君。

五年前，是我在滬江裏將要畢業的一年，在一年級裏，有一位新進的同學，身體非常健壯，對於運動方面是很擅長的，那就是我所要介紹的空軍戰士黃光漢。

黃君是浙江人，就是航空署長黃光銳的弟弟。在滬江的時候，除了運動擅長外，對於學問方面也很用功。他既有這樣壯健的體格和學識，自己的哥哥又是航空署長，自然「近水樓台」的關係，他便一心一意要到航校裏去學習。當他第一封信向他哥哥表明意思之後，過了一星期便接了覆信，大意說：「你的年紀很輕，大學又沒有畢業。雖然學習航空是一件很好的救國工作。最好還是多讀幾年書，將來再學也不遲……」他接到這信之後，心裏很是鬱鬱。便接連一封兩封去懇求他哥哥完成他的願望。經過幾次要求和催促，祇得允許了他的請求。於是他在滬江讀了兩年之後，便開始轉入航校裏去。

我離開了滬江，差不多已整整的四年了。所以和他已好久沒有通訊。過去幾年中他一切情形，當然也無法知悉。不過，我知道他一定在埋頭苦幹，學習那駕駛轟炸等術。

自從八一四我空軍出動之後，常常就想到幾位在航校裏學習的朋友，尤其是最年青的他。我老是幻想他駕駛了飛機，在雲表裏出沒，盤旋於敵陣的上空，轟炸那敵兵和敵艦。果然，他並沒有使我失

望。屢次聽到他穿雲殺敵，在杭州各地，擊落敵機多架的消息。

上月間，不是我國飛機誤炸了美國胡佛總統號的事件發生嗎？那駕駛這肇事飛機的，據說就是這位黃光漢戰士，因為當時他急於要完成願望，一時魯莽，所以造成了這不幸的事件。聽說他爲了這事，曾受到幾天的短期「禁足」。我相信他絕不會因這小小的事情而氣餒的。從此以後，一定更謹慎更奮發的爲國效命。朋友們！等着瞧吧！

（辛報）

記飛將軍高志航

東海

在一二年以前，看見過上海市舉行的獻機典禮的人，總還不會忘掉那時表演飛行技術極出色的高志航君吧！

自從全面抗戰發動後的不多幾天，他與敵機曾在浙杭的上空發生過猛烈的劇戰，結束，在英勇而高超的戰術下，給敵空軍一個嚴重的威脅。可是他也不幸地受過傷！

在一個友人的談話裏，知道了幾件關於他的瑣聞和這次戰鬥的大概情形，現在記在下面，雖則是他平日生活中的很小幾個片段，也許爲讀者所樂聞的吧！

「他是航校的第一期畢業生，現充空軍第×隊隊長，當在航校任教時，他的飛行技術在空軍中是很有名的，就是幾個外國教官，也都很佩服他，本來在天空裏倒飛是件不很容易的技術，但他却能

在空中倒飛到七八分鐘之久，而那些外國教官，飛到五分鐘已經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他的個性很強，不肯示弱於人，聽說有一次有一位飛行家（姓名我已忘了）在上海南京表演後，又到杭州去表演，航校派他同其餘的二位駕機到半途去迎接，當他們同那位飛行家在海甯上空相遇後，他就在那飛行家的機前突然的機頭朝下，來了一個大翻身以表示歡迎，本來飛機翻身都是用機尾向下，頭部向上，那麼的翻過去，頭部向上是極危險的，一個不好，就會栽入地去，結果那位飛行家到杭州後就稱病不再表演了。」

據說這次他遇到敵機後，因為敵機甚多，他就大顯神威的在敵機前一下子翻了好多個筋斗，以混亂敵人的目標，而又乘其不意，突使射擊，一架敵機就此被他擊燬，開了中國空軍擊落敵機的紀錄，而他也卒以衆寡懸殊，在許多敵機的猛烈的圍襲中，英勇而又不幸地受傷了！

（辛報）

飛將軍黃廣慶及其慈母

希君

當粵空軍黃廣慶奮勇驅敵受傷的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使我回憶起去年聖誕節的前夜，由朋友們的介紹便和這位黃君認識了。他們是自小相識的，通常叫他做「亞慶」。我也這樣稱呼他。他是中等身材，黑黑實實的一個十足廣東典型。他不喜多言，微笑便代表了他的一切，待人接物，和藹可親，

在他從杭州回廣州道經上海的時候，便給了我認識他的機會。那天晚上，我們唱也唱完了，玩也玩倦了；不知誰發起了弈棋。在我們各人之中，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我第一盤雖然僥倖勝了，但已十分吃力。以後被他發現了弱點，控制着我，一籌莫展。他真正是一個軍人本色——所謂「沉着應戰」——一心專注在棋盤上。旁邊玩甚麼，說甚麼都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出奇制勝是他的特長，常常會給他弄得莫名其妙，就是瞧着他堅決的面孔吧；自信心之強，使我一望已輸了三分。

現在已經過了十個足月，全面抗戰已發動了，我們的空軍正在發展他們的威力，當報上載着敵機轟炸廣州了，我們彼此談論着：「亞慶現在出動了，他一定拚命來的。」隔了沒有幾天便得着他受傷的消息。

九月廿五日的香港華僑日報的新聞欄以最醒目的標題登着「訓子捨身衛國」幾個大字，關於他的紀載甚詳，因此感覺家庭教育之重要，我想這也是讀者所樂聞的。

黃君是廣東中山縣人，現年廿四歲。當他在香港英華書院讀書的時候，是一員體育健將，曾代表他的母校得到數次籃球錦標，他做事十分有毅力，因此他的長跑亦十分了不得。有一個這樣體格的「亞慶」考入空校的先決條件，當然不成問題了。民國廿二年入廣東航空學校第七期甲班，於民國廿五年三月畢業轉入杭州中央航空學校，後又調回廣州。

當他十四歲時，父親便已去世；由他母親自己來養育這幾個孩子，他兄弟姊妹共九人，一姊一兄

一弟已經去世，現僅存他自己和兩個姊姊一個弟弟兩個妹妹。

他的母親梁澤庭女士從事教育多年，愛護國家和篤信基督教，現任西南女子中學九龍分校的小學教員兼事務主任，最近因為病，尚在假期中。黃君自小便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不但很忠心於國家和基督教，而且十分孝順他的母親，當他入廣東空校時，每月僅得空校津貼五元，每逢假期返香港探望他的母親的時候，必買許多衣服和食物回家，畢業以後，所得的薪水，亦寄回給他的母親，而自己是很節儉的。

當這次華北事件發生，軍事緊張的時候，他曾回香港向他母親面陳一切。他母親勉勵他應該立身聖潔，忠誠為國。倘能如此，上帝必永遠保護他在前線殺敵了。他說他已經以身許國而且交託上帝，請母親不要為他掛念，已回廣州候命。近日他的妹妹因聞空軍有預立遺囑準備犧牲殺敵之事，就寫信問她的哥哥曾否預立遺囑。他回信的壯烈真使人油然而起敬，他說：

「既然以身許國，已經置生死於度外，不須預立遺囑。但我深信上帝尚有許多時期需要我殺盡敵人，我已下最大決心，將日本人一一殲滅，故敵人應預先立遺囑始可來向我侵畧。」同時並勉勵他的妹妹努力讀書，孝敬母親，讀了這一段我國空軍的家書和日本空軍的一封信相較，真有天壤之別。

上月廿三日晨，飛機襲廣州時，他便駕了一架驅逐機奮勇殺敵，當他追擊敵機至虎門上空的時候，被敵機多架折回圍攻，他一直殺出重圍，返抵市區被逼降落在河南蒙聖里分局段內平民住宅的

瓦面上，機身和屋脊只受了微小的損傷，他自己的背額手足亦受微傷。吳鐵城主席和余漢謀總司令亦皆親往醫院慰問，當他受傷了以後，他的家屬已經接着長途電話的報告。惟因他的母親尚在養病期中，未敢告訴她，但是她早已在報紙上看見她兒子受傷的消息，覺得她的兒子能忠勇爲國是一件無上光榮而足快慰的事情。

每當黑夜，敵人的信號和高射砲亂放的時候，這個黑黑實實，十足一個廣東典型的影子浮動在我的腦海裏，在我心坎的深處，印着他堅決的面容，我希望他立刻復原，好像我們給他慰問的電報裏說：「珍重，繼續殺敵！」

不單是我們，我相信這句話也是我們全民衆對我們忠勇的戰士們所要說的一句話！

（辛報）

女飛行家楊瑾珣

映雪

楊瑾珣女士，是一位爲中國婦女界爭光輝的青年航空員，過去曾經以第一名的資格，畢業於中國飛行社。當然囉！他的技術的純熟，是不言可喻的了！

到月底，華北吃緊，平津相繼淪陷的當兒，女士曾一度晉京謁我航空當局，請纓北上殺敵。中央方面對於女士的愛國熱忱，大加勗勉，並允准女士所請各點，着待命出發。不料青天霹靂，第二次的滬戰，

即在楊女士請命後不幾天就爆發了。同時更出乎意料以外的，我們的空軍，又是那樣的有勁，屢次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這多夠我們的女飛行家技癢啊！於是等不及當局的通知，她已於日前束裝晉京，再度請纓，準備同敵機在九霄雲外一決雌雄了！

在她動身晉京的時候，曾寫了一封信給「交際博士」黃警頑——一位最關心於她的老先生。她這樣說：「……廿九日午後，我將和同學們再度晉京投效了，此去沿途危險甚多，我們是否能平安到達首都，只有天曉得！當局是否因性別的限制而允許我和他們一同實際參加受訓，更成問題！然而危險我不怕，困難更不能阻止我，決計冒險前去，到京後（如果沒有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的話）即將經過詳細情形告你，特寄數行，以告行蹤，請為瑾珣祝禱成功吧！」寥寥數語中，我們能看到我們的女飛行家是如何地渴望着，渴望那成功的到臨！

「危險我不怕，困難更不能阻止我，」時代的姑娘，請循着這兩句話去找求你的光明的前程吧！

（辛報）

戰 士

馮玉祥

八月十七日，

我有三架機，

奔敵司令部，

炸彈去轟擲。

敵人高射砲齊發，

一架被擊將落地。

戰士閻海文，

用傘行降落，

落到敵陣內，

乃被敵包圍。

閻用手鎗向敵射，

一連斃敵十餘人，

子彈留一顆，

自擊太陽額。

我翱翔在天空

——飛機師之歌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殉難爲中國，

立志不苟活，

壯烈犧牲好勇士，

日本報紙大字刊事實。

堪欽佩，

千萬世，

同胞們，

共速起，

殺敵人，

莫遲疑！

（救亡日報）

鄭振鐸

我穿過烏黑的雲塊，

我的避風鏡爲雨水所濛。

我要翱翔在敵人砲火的上空，

給他們以命的打擊：

洗刷了挨打不還手的垢辱。

爲「一二八」慘死在轟炸彈下的無辜者

報仇。

◆ ◆ ◆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我穿過辟辟拍拍的高射砲的網層，

那銳利的彈尖只在我機的前後左右飛過，

我直飛向敵人砲火的上空，

我對準了那砲火最密的敵艦的中心。

鬆下了轟炸彈的機紐，

然後，向重雲裏箭似的飛去；

一聲轟隆的爆裂，

濃烟直向高空衝起。

這一個五百磅的重彈的

夠他們妖魔們受的！

◆ ◆ ◆
我翱翔在天空，

我在狂風驟雨裏上下翱翔。

飛起來便不想無功而回，

以身許國是我們個個空軍戰士的誓言。

鬆下轟炸彈的彈鈕，

給敵人致命的打擊。

我翱翔在敵人陣地的天空，

用機槍向敵人掃射着。

星星火舌似的槍火，

掃倒了敵地上的妖魔。

洗刷了挨打不還手的垢辱，

也有這一天爲「一二八」慘死的無辜者

空軍歌

(一)

我們騰空起，
直往雲端飛；
飛向敵人的陣地，
給打擊者以打擊。
我們都有決死的勇氣，
我們在空中大獻神技。
敵人可沒有絲毫鬥志，
爲了逃避轟炸機，
竟在敵艦上掛起我國國旗；
無恥無恥，
狠心狗肺的日本帝國主義。

報仇！

(吶喊)

何家槐

(二)

我們打先鋒，
直往雲霧衝；
衝向敵人的上空，
予轟炸者以炸轟。
我們都是空中的英雄，
我們高飛着好比輕鴻。
敵人可沒有半點神通，
爲了免把狗命送，
一見我們竟逃得無影無蹤；
英勇英勇，
所向無敵的我們空軍弟兄！

(三)

我們齊向前，
直飛雲霧邊；
飛向敵人的火線，
冒着敵人的烽烟。
我們已在鬥爭中成長，
我們要保衛大好江山。

祝空軍

一二八的時候，
上海天空，盤旋着大羣的飛機，
抬起頭來看看，
只悄悄嘆一口氣；
「爲甚麼我們的空軍，
不來趕開這些殺人的東西！」

復仇的熱血正在沸騰，
爲了替祖國爭光，
我們誓把多年恥辱用血洗；
向前向前，
我們誓把多年恥辱用血洗！

(立報)

艾蕪

◆ ◆ ◆
如今抗戰才一開始，
就看見我們英勇的空軍，
在天空轟炸敵人。
敵機飛過天空的時候，
也高高躲起。

再不像先前那樣地神氣！



空軍，你給我們莫大的歡喜！

空軍，你給我們吐一口氣！

我們四萬萬人，

一齊舉起手來，

祝你空前勝利，

「把他媽敵人的軍艦飛機

通通炸毀！」

閻海文（大鼓）

趙景深

中日戰爭捲風雲，一鳴驚人我空軍。衆多將士都不表，單表一位閻海文。若問他祖貫本是遼寧產，剛直寡笑衆所欽。今年纔只二十有二歲，滿腔的熱血滾沸騰。自從敵人鐵蹄踏破了瀋陽地，接着是東北失陷，他只得拋家棄產負笈赴北平。他咬牙切齒要報那家國仇恨，時時刻刻掛在心。眼看着一二八我軍失敗了，感覺到沒有領空，想守領土萬不能。新式戰已從平面變爲立體，要殺敵必須咱們飛將軍。因此上壯士去考航空校，萬人之中榜上奪魁名。從此得遂平生志，一心一意學飛行。睡夢之中還念着長官訓，橫滾轉，加油門，推機頭，速度增，按機舵，慢慢行，再用反動作回覆不暫停。光陰迅速來得快，幾月之內技術精。恰遇到上海大戰日軍進犯，我空軍凌雲作戰顯威能。十七日我機三架往轟日軍司令部，這其中就有咱們閻將軍。三架飛機騰空起，直飛到千尺以上入層雲。風馳電掣來得快，早來到北四川

路底海軍陸戰大本營。日軍得信驚惶甚高，射砲聲響不停。閻將軍想起了東北山河被蹂躪，想起了自己背井離鄉好淒清。這一回一定要報仇雪恥，接連的炸彈向下扔。四週圍銅牆鐵壁難毀壞，裏面一齊着火像火盆。到這時壯士纔揚眉吐氣，不提防高射砲彈中機身。閻將軍慌忙架起降落傘，誰料到他竟落在敵軍營。日本軍中忙傳令，上前包圍要生擒。壯士渾身都是膽，忙將手槍手中擎。扳動機鈕連幾響，**砰砰！**大發神威打敵兵。敵兵一個一個應聲而倒，最後僅存一顆子彈。太陽穴上，自擊一槍，壯士就此把命殞。消息傳到日本去，大阪紛紛上新聞。不單是我國人士齊掉淚，就連那敵人也把他來欽。木村毅說起中國已非昔日比，閻將軍壯烈犧牲，一場大戰驚天動地泣鬼神。正氣浩浩垂宇宙，壯士英名振乾坤。

附錄

千機燬滅日本論

李浴日

空襲的功能

「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這是中國國防論始祖孫武的名言，見彼の兵法十三篇的軍形第四。這句話雖遠在二千多年前說的，但却豫言了今日的空襲主義。朋友，今日飛機的攻襲敵國敵人，不是動于高空之上嗎？彼又接着說：「故能自保而全勝也。」似乎又是豫言空襲的功能。關於空襲的功能，

法國貝當元帥于序杜黑的制空論之戰理一書說：『空軍攻擊的目標至爲遠大，他致力于滅弱敵人的戰爭潛能。不僅攻擊武力本身，且攻擊武力的根本。他的目標，是在敵人的土地上。』又說：『一個能決勝的攻擊，不但以破壞武力爲目的，並要以破壞敵人後方民族中心爲目的……飛機可以超越一切障礙，任意攻擊地面武力或對方空軍，並且打擊整個敵國，他的資源，他的自信力，所以空軍是良好的攻擊武力。他的優越的性質是由本身和空間發生的，空間是蒼茫，不易捉摸，他在地面海面之上，不能爲地面海面所阻隔。』

戰勝是決于進攻

在戰爭上，專取守勢是不會戰勝敵人的，必須攻守並用，或專取攻勢，方能博得赫赫的戰勝，屈服敵國敵軍。愷撤漢尼拔，成吉思汗，腓特烈大王，拿破崙等的戰略都是採取攻勢。孫子全部兵書，不是主張攻守並用，如說『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等，便是主張專取攻勢，如說『千里殺將』。至於德國大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慈在其名著戰爭論上說：在戰爭上，除破壞敵的武力外，尙有其他種種的積極目的。爲達到此目的，唯有採取攻勢。』又說：『大凡在戰爭上，沒有襲擊過敵人一次，而想敗退了敵人，像這樣專取絕對防禦方法的戰鬥，真是愚笨與可笑！』這是斷言真取守勢的不是，唯有採取攻勢，方能達到勝利的目的。

依于上述，所以我國今日的對日作戰爲求戰爭的勝利計，僅僅憑在沿海國境的守禦（抵抗）

那是不能的。因為這樣決不足給與敵人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而欲給與敵人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唯有採取攻擊的戰略。談到攻擊，現在我國雖沒有很優秀的兵艦載運大批陸軍渡了太平洋去登陸攻擊日本，但有優越的空軍未必不可補救。大家都知道飛機是絕對攻擊的工具，最良好的攻擊武力，那麼，爲求戰爭的勝利計，就有『集中全力于決勝點』——指揮千架飛機排山倒海然去空襲日軍的後方，日本的內部的必要了。

空襲的目標與機數

古人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現在我們主張空襲日本，當可本此原理。就是說，空襲日本，並用不着以整個日本爲目標，僅將其心臟，生命線的地帶燬滅了就成了。即燬了她的政治經濟中心與海空軍根據地，如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長崎，橫須賀，佐世保，吳港，千葉（飛機場）等地，是在我國的日軍就不能支持作戰了，整個日本也隨而動搖崩壞了。因爲，現在日軍的在我國領土作戰，是全靠其國內軍需品的供給，與政治社會的安定，而其國內的安定，亦全基于沒有遭受着任何打擊。

但是，欲空襲這些地方，究竟需要多少飛機呢？小集團當沒有什麼用處，必須以大集團——千架重輕爆擊機（即五百架亦可）分爲十路去投彈，以期給與她最嚴重最致命的打擊。而且這千架爆擊機（即轟炸機）最好配以二三百架偵察機與戰鬥機，以與日本的防空機作戰，而牽制之，俾得爆

擊機安全地達到目的地大施猛威。

空襲的可能性與容易

從我們江浙一帶的飛機場至日本的長崎……東京，其短距離爲一千基羅以內，最長距離爲二千基羅以內，這個距離以今日進步的重輕爆擊機，自分別有此往返的航續力，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有一問題，即這千機能有多少可以達到目的地呢？第一據法國防空的實驗，用高射砲射擊飛機，則三十機中，有十一架，即約三分之一可以達到目的地，完成投彈的任務。第二，據大前年，日本舉行關東防空大演習的報告，第一日有三機從鹿島灘，助川方飛而來襲擊東京，結果一架被擊落，其餘二架侵入東京的中心投下所帶的炸彈，安然逃去。第二日，有十五機的大編隊，出現于南方的上空，展開與防空飛機隊大戰，雖被擊落三架，但其餘十二架則到達東京的上空，逞了暴威而去。所以我們可以斷定：這千機分爲十路的空襲日本，每路百架，則百架中，當可有三分之一或二到達目的地無疑。而且我們的空襲日本，當選擇適宜的天時——月明之夜或灰黑之夜，其機又飛翔于五千米突的雲霧以上，使在地面的高射砲手連看都看不到，則損失當更少。

蘇聯遠東紅軍總司令加倫將軍，曾說過：『倘若從東京的上空投下三噸炸彈，則整個東京就立刻燬滅，現在我們豫算百機的三分之一，可以到達東京的上空，每機攜有三噸炸彈（現在的燒夷彈可以燒燬鋼鐵）約共百噸炸彈，那麼東京，以至其他各城市，當更可澈底燬滅了。』

還有一點：空襲日本是很容易的：第一，日本的政治經濟中心，均濱臨海岸，爲飛機的好目標，易于發現。第二，日本的建築物，多以木材造成，易于焚燒。第三，日本的防空設備，依然尙未十分健全。第四，附帶說一說：空襲都市並不像空襲兵艦。那麼樣困難的。一則標目很小，一則目標很大，所以空襲都市，只要到達其上空，拉開炸彈的搭架就得了。

日本的燬滅

最後有人懷疑：以我國要準備千架爆擊機與兩千飛機師去空襲日本，恐怕辦不到吧？我說：軍備是祕密的，非主其事者不得而知。現在有人說：我國已有此數目的飛機與飛機師。也有人說：尙未有。倘若未有，亦不要緊，因爲只要有錢，飛機可以向外國工廠裏購買（爆擊機每架約二十萬元），飛機師亦可向外國招募。總之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只要我政府有決心，伺機實行。

很明顯的，日本軍閥不惜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以侵華當必結下重大的惡果無疑。彼現在一天一天的加緊武力的壓迫，然壓迫力愈大，則反抗力亦愈大。當我軍一轉爲採取攻勢時，即迫不得已指揮千機空襲日本時，那麼，日本就要悲慘地燬滅了。各大都市的命運將如亞爾巴所著的『防空』一書上所說的吧：

「從是怎麼當于想像力的小說家，當着描寫未來的空中戰，仍不外陷于五里雲霧中……飛機的大編隊，又大編隊，飛行于暗空中，把搭載的炸彈，對準着目標地如雨下般的擲下。于是建築物多遭

破壞，都市大半變成焦土，電氣，瓦斯，水的供給立刻停止，交通立刻斷絕，電話網立刻解體，毒瓦斯充滿于馬路，流入民房，死屍充塞大地，一切的生命悉在惡火下宣告燬滅。」

（救亡日報）

我空軍佔絕對優勢

金則人

當全面的抗戰尚未展開以前，人們都在我們自己實力的估量上用功夫，特別是在軍事的武器一方面，關於我國的空軍，人們估計得低而又低，據我所聽到的，有的說我國能作戰的飛機不過百餘架，有的說我國能駕駛飛機的空軍人材不過百餘員，又有的說我國飛機買的都是外國舊貨或次等貨，簡直沒有作戰能力等等，諸如此類的傳說不一而足，自然，關於我國的軍事準備，因為必須保守秘密的原故，詳細的狀況，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但是假如要是照上述這些傳說估計起來，那麼我們的空軍，簡直不成其為空軍，更那裏談得上作戰呢。

然而事有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上海的抗戰第一天爆發，我空軍第二天就成隊地出現於天空，真是「飛將軍」之突如其來，驚喜得上海市民拍手和噁舌忙作一團。「想不到我們也有空軍！」「想不到我們的空軍也居然出來作戰！」「更想不到我們的空軍竟有如此厲害！」「轟炸出雲艦，簡直是奇蹟！」

我們決不能說現代的戰爭不需要現代的武器，縱令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也不能否認武器具有決定的作用。我們雖不必像唯武器論者以武器為戰爭唯一的因素，但我們也不能把武器作用完全否定，我們相信唱準備論者的確是有相當準備的，今日的抗戰已經證明我們的準備確已到達可能並且應該抗戰的程度，同時也證明過去唯武器論者以及從唯武器觀出發的抗戰，尙早論是絕對的錯誤。

從最近十幾天作戰的情形看來，祇就我們的空軍說，不但粉碎了戰前許多毫無根據的傳說，並且證明了我空軍對敵空軍佔絕對的優勢，同胞們以為敵機被我擊落三四十架而我機僅損傷不及十架是誇大嗎？不是的，決不是的，我空軍僅以極小損傷換取了敵空軍莫大的損害是極有可能的，而且在種種條件之下，我空軍決不應遭受很大的損失使敵空軍佔到便宜，我可以提出以下幾點理由來作為證明：

第一，敵空軍在侵略戰中的主要任務是轟炸，轟炸的標的，我空軍根據地——飛機場，作為經濟重心的大都市，生產機關，指揮作戰的大本營，司令部，政治中心的首都，以及交通線等。但是在這些重要的地方，我方都有嚴密的防空設備是毫無疑義的，敵機飛來，我與以射擊，敵機自然難以得逞。

第二，遂行轟炸任務的敵機大都為重轟炸機，敵軍在我國，祇少在華中華南的一帶沒有根據地，它祇能從停泊在沿海的航空母艦或甚至從遠得將近千里的台灣起飛，重轟炸機的時速和昇高本

來就很低，加以每機祇少須載五百磅以上的重量炸彈不止一顆（普通最少四顆）因此它的載重須在二千鎊以上，既有如此重量的積載，則其時速和昇高更爲低減。

第三我空軍迎擊敵機的常爲驅逐機，驅逐機的機身較小，時速和昇高都較轟炸機爲優，且無需積載炸彈（驅逐機的任務祇須在我領空中驅逐敵機，在我內地根本沒有轟炸的任務）所以活動起來極其靈敏。空戰以飛機時速大昇空高爲佔優勢，它可以踞高臨下，以機鎗掃射敵機。

第四，敵機大部或甚至全部都是模彷歐美而自造的。日本雖說是一個帝國主義列強之一，但它的重工業還相當落後，未趕上歐美，是可以斷言的，技術亦不能和歐美比擬，因此它的空軍尙不能和其他列強同日而語。反之我空軍用機雖不是自造的，但卻是用重價向歐美諸航空技術優良的國家購買的，如果我們中國人不是蠢愚無知的話，決不會買些不能使用的劣機，至少我空軍飛機決不比敵機更壞，也是可以斷言的。

根據這幾點理由，我敢斷言，我空軍對敵空軍在作戰上佔了絕對的優勢，而連日敵機飛往我首都，杭州，廣德，揚州等處轟炸，絕少生還，而我空軍則損傷甚微的這個報道，決不是無因的，更不是偶然的。敵人企圖以空軍轟炸來威脅我們恐怕是徒勞啊！

不過我們也決不能輕視敵軍的威力，我們依然應該奮勇力戰。根據這兩天的報道，敵軍以成百的飛機往我內地轟炸，顯見其已往的轟炸毫無效果，是蒙受了極大的損害。但是這成百的敵機卻需

要極大的防空力量來應戰，爲使我空軍保持抗戰能力起見，空軍人材的加緊訓練，戰鬥機的不斷補充，是一刻也不能鬆懈的工作。我全國同胞應亟起協助我政府在抗戰中造成無敵的空軍。

中國空軍之勝利

佚名

這是字林西報的駐京記者廿二日的報告，（在廿三日的該報上，註明是「本報特訪員的報告：

「

「今天早晨，日本方面的無線電廣播的消息，說是在南京附近一帶的區域內對中國空軍根據地大加破壞。這顯然是捏造的消息。

「我，同着英美的海軍軍官等，曾巡視明故宮及句容的中國軍用飛機場一周。

「明故宮的機場上，有三個炸彈的痕跡，炸及一間工作室及在場上一架正在修理的飛機而已。在句容，落下八個炸彈，都無標的，最近的一個尙離機棚三十碼開外，損失僅爲一架陳舊的練習機。

「毛邦初將軍對記者談：一共有三十四架日本飛機被擊下，內中有二十四架重轟炸機。至於中國飛機的損失則僅是：一架被迫降落而損毀，二架輕傷，三架在地上被炸毀。

「後來我們曾檢查了一下那損壞的機件，內中確實有好幾架日本的雙發動機的轟炸機，是在南京附近擊下的。

「我個人堅決的認定：在近幾天內，中國的空軍確是占有極大的勝利了。」

中日空軍的異點

落霞

在杭州被我國所俘獲的日空軍飛行員，身旁多被搜出大批神佑符！飛機是二十世紀的產物，身藏神佑符却不免有十六世紀的遺風。尤其可注意的是這明明表示怕死的心理！他們的怕死，其實也確是很可憐憫的，因為他們不過做本國軍閥的工具，作毫無意義的犧牲品；這樣毫無代價的死，他們滿不願意，我們不但不忍責備他們，實在覺得他們的怪可憐！

中國的空軍恰恰和這種現象相反。我們的空軍鬥士知道他們的英勇抗戰是為着整個民族的生存，是為着人類的正義，所謂理直氣壯，所以格外勇敢；他們身裏所有的是熱血肝膽，是同仇敵愾，所缺少的却是「神佑符」這一類滑稽的貨物！

我覺得這是日空軍的一個很重要的異點。

我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日本戰鬥機連日被我國擊落的已在三十架以上，而我方僅三架受傷。這在日空軍的冤死者也，許要埋怨「神佑符」的無靈，在我們看來，却是由於我們的鬥士英勇抗戰的結果——不怕死的結果。

（抵抗）

空軍戰績

佚名

我空軍自應戰以來，奮勇交綏，殲滅敵機敵艦，為數極衆，擊落敵機達六十餘架，燬沉敵艦達十餘艘，茲將自八月十四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各戰鬥員所擊落敵機與擊燬敵艦之統計，探誌如下。

敵空軍被我殲滅之飛機種類、地點、日期及我空軍軍官姓名表

(廿六年八月十四日至三十日)

擊落敵機架數

姓名	籍貫	擊落敵機架數		擊落敵機地點	日期		
		重擊	輕擊				
樂以琴	四川蘆山	四	一	五	笕橋附近擊落四架	十五日	
劉粹剛	遼寧昌圖	一	一	三	五	滬西擊落一架	廿一日
						一架落滬西約卅華里	十六日
						一架落滬西鐵路北十餘里	二十日
						一架沿江	十七日
						一架於上海	廿三日

黃光漢	浙江餘姚	一	一	二	南京溧水間	十五日
王蔭華	河北清苑	一	一	一	空校半山間	十五日
楊夢青	河北天津	一	一	一	半山橋司間	十五日
毛瀛初	浙江奉化	一	一	一	杭州場東	十五日
李桂丹	遼甯新民	一	一	一	曹娥江擊落一架	十五日
楊慎賢		二	二	二	嘉興擊落兩架	十六日
傅嘯宇	福建福州	一	一	二	上海擊落一架	十七日
陳盛馨	福建連江	二	二	二	在曹娥附近擊落二架落於機場南方後山	十五日
梁添成	福建商安	二	二	四	笕橋附近擊落二架	十六日
董明德	遼甯海城	一	一	二	南京溧水間擊落二架	十五日
					揚州擊毀一架落東台縣間	廿一日
					在杭州附近擊落一架	十四日
					一架於瀏河口西	
					曹娥附近擊落一架向錢塘江滑下	十五日

落甬匯咀海面

王遠波 遼寧安東

一

一

翁家埠

三十日
十五日

鄭小愚 四川渠縣

二

二

錢塘江口一架

十四日

南京溧水間一架

十五日

吳鼎臣 江蘇漣水

一

一

南京溧水間

十五日

巴清正 吉林賓縣

一

一

笕橋附近

十五日

黃泮揚 廣東恩平

一

一

句容之西

十六日

黃泮揚 廣東番禺

一

一

句容之北

十六日

陳其光 湖北咸豐

一

一

落於南京東撞地焚燬

十五日

秦家柱 廣東台山

一

一

落於南京東撞地焚燬

十五日

黃新瑞 江蘇上海

一

二

揚州擊落一架落淮陰附近

廿一日

擊中一機於上海目睹噴出白烟

廿三日

宋恩標 河北天津

一

一

揚州擊落一架

廿一日

李桂丹 河北清苑

一

一

擊落於杭州

十五日

柳哲生
王文華

李桂丹同 友機三架	河北清苑	一	擊落於杭	十五日
王文華	河北大城	一	擊落於笕橋機場南	十六日
高志航	遼寧通化	一	擊落於半山附近	十四日
高志航	遼寧通化	一	擊落於半山附近焚燬	十五日
譚文等	遼甯安國	一	喬司	十五日
譚文	河北清苑	一	擊落於東南廿公里	十五日
譚文	河北清苑	一	擊落於方山東南五公里	十五日
范金函	河南內黃	一	擊落於句容南京間	十五日
周庭芳	河南內黃	一	擊落於鎮江縣屬華鄉山	十六日
馬庭槐	廣東台山	一	揚州擊中一架落於六合儀徵間目見焚燬廿一日	十五日
劉依鈞	江西萍鄉	一	落於曹娥江間山中	十五日
趙乃俊	福建	一	曹娥機場附近	十五日
徐漢靈	浙江	一	落於天王寺附近	十五日
楊辛癸	安徽	一	落於溧水附近	十五日
魏同方	江蘇	一		
陳有維	湖南	一		
黃居谷	廣東	一		
劉熾徽	廣東	一		
岑澤瑩	廣東	一		

呂其淳 河北景縣 二 三 南京句容間 廿四日

天長高郵附近一 廿七日

陳瑞鈿 廣東台山 一 句容 十六日

鄧政熙 廣浦高安 一 焚燬於上海江邊 廿三日

襲業梯 湖南湘潭 一 擊落廣德西北山中 十九日

敖居賢 遼章鳳城 一 聞落於廣德附近撞山毀碎 十九日

合 計 二九二四 五 三六一

附記，(一)敵機擊落後，屍身已由各地方政府埋葬，有案者計八十具，按其機種推測，其死亡人數，尙應有五十六人。(二)俘虜十一人，已解京者十人，被逃正在戈緝者十人，共計敵死亡人員當在一百五十餘名。(三)此外被我擊傷者，或觸山，或沉海，預料當不在少數。(如九月六日據甯波防守司令王皞南轉據定海縣政府報告，有敵重轟炸機一架受傷後，沉沒於縣屬宮前島海岸，用竹竿可以撈看。)

八月份擊毀敵艦統計表

月	日	地	點	損	毀	情	况
八月	十四日	吳淞	口外	炸敵艦	旁十餘米	處彈暴發	敵艦搖動甚重

八月十九日	花鳥山附近	炸毀敵艦艦尾有沉沒可能
八月廿一日	泗焦山附近	彈落敵艦旁艦身搖動
八月廿四日	吳淞口外	炸沉敵艦一艘沒於吳淞口外另一艦艦尾着火
八月廿日夜	吳淞口外	擊中敵艦一彈先後被炸敵艦因傷擱淺者二隻拖走者一隻
八月廿八日	白龍港	囊中敵艦起火艙面人員立即搶救
八月廿九日	泗礁附近	擊中敵運輸艦艦尾
九月一日	瀏河附近	命中敵艦彈藥庫見艦上爆炸多時有沉沒可能(夜二時四十分 轟炸)

附記，本表所列，係目見證明者，此外尚有在夜間雖命中，以後不知下落者。

八一三以來被我擊沉炸傷的敵艦

滬戰發生以來，敵第三艦隊所有艦艇，迭遭我軍砲擊及空軍轟炸，損失極為重大，茲據調查：(一)敵魚雷艇比良號及保津號，在瀏河被我擊沉。(二)驅逐艦十六號及廿八號，在吳淞附近被我擊傷。(三)巡洋艦龍田號，在浦江被我擊傷一洞，死傷官兵廿三名。(四)出雲旗艦在黃浦江被擊傷艦尾，先後死傷官兵十五名，水手廿名。(五)巡洋艦天龍號及夕張號，九月上旬在吳淞口互撞受損，已

退回長崎修理。(六)巡洋艦長良號，在廈門附近爆炸，原因不明，死傷官兵五十餘人。(七)巡洋艦川內號，在吳淞江被炸，死官兵卅餘人。(八)航空母艦蒼龍號，自本月十六日起，在澳門附近擱淺，又第四艦隊驅逐艦沖風號失蹤，據查係在瀏河被擊沉沒。此外吳淞口另有一驅逐艦被擊沉，又二艘受傷。

(立報)

聚 豐 書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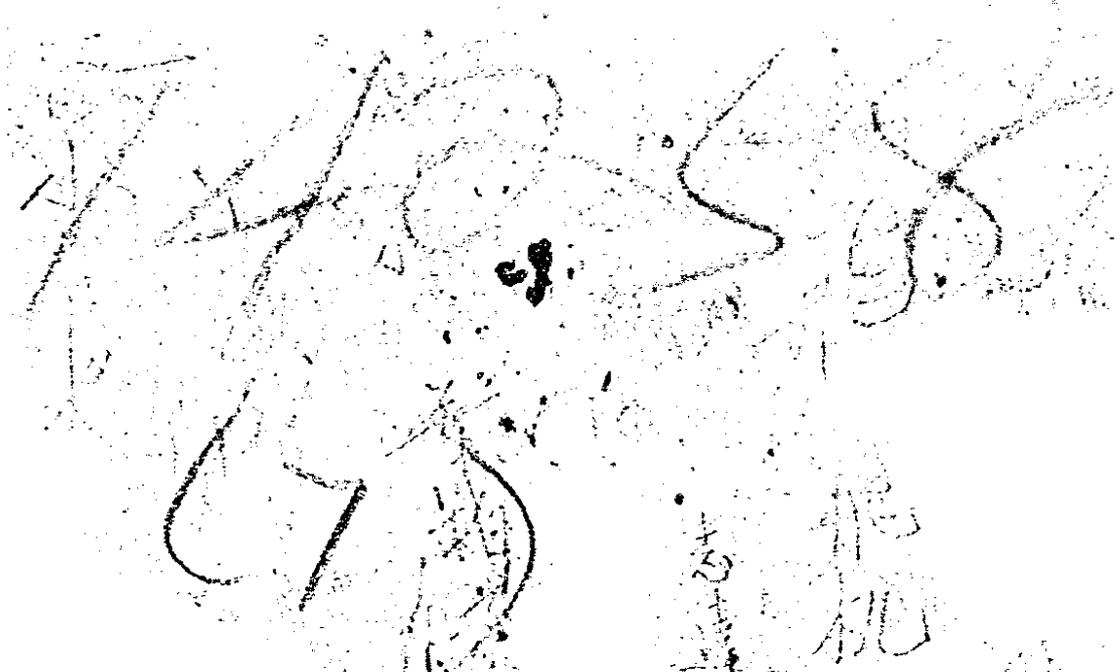
北京東安市場丹桂商場甲14號電話(5)0372

書 名

第1813號 基價 1.2000

882
87425P
77

夏
日
易



花
桃
似
冰

香
素

沁
脾
肌

傷
風
流
涕
也

秋
水
自
無
山
色
來
一
卷
清
風
也

冷
風
公

\$0.16